

自序 灯暗灯亮之间

进剧场看戏这些年，数不清的灯暗灯亮，千百次的情绪起伏。最强烈的震撼记忆犹新，是演出接近尾声，幽暗舞台后方突然天幕徐徐升起，一整排强光照向观众席。眼睛在光线直射之下，几近晕眩，眨一下眼舞台上的布景道具演员瞬间转为恍惚剪影，台下观众倒成了聚焦对象。这种经验究竟第一次发生是什么时候已经不记得，很可能是八〇年代在台北，舞台与灯光设计大师聂光炎的作品，后来在林奕华的剧场里也常有这种经历。

原本在黑漆漆的观众席，从现实中走进剧场里的众生，仿若潜行的偷窥者，冷眼旁观舞台上搬演的人情世故与生命跌宕。一般剧场演出，舞台灯光切换之间，让观众产生某种仿真的幻觉，以为在安全的位置上目睹他人的危机，暂时遗忘自己也许更为纠结的生活。然而，当那一整排强光亮起，直射观众眼中，幻觉霎时消失，暴露与隐匿对调，演员与观众对调，看与被看对调，虚幻与现实对调。原本以为既有稳定的世界秩序，顷刻颠覆。

沉迷剧场越来越甚于文学，恐怕正是这种特定空间与时间框架里所发生的震撼，总是难以抗拒更遑论逃避。文字阅读的自主性在于读者，如果情绪渐陷不忍卒读，可以随时弃卷而去。剧场则不能。尤其是在封闭的演出空间，只能束手接受当下在感受与思想上的刺激，不得不直面从来没有看过的现实，透过从来没有使用过的镜片。不过，这种无法自主倒又带来另外

一种可能性，充满新赋予的能量，让人变得不那么正义凛然，自以为是。

于是当我开始在《联合早报》副刊写专栏时，就取名“舞台亮起”，期许以剧场和现实互为隐喻的方式，书写剧场给予的启示，现实产生的冲击，并以写散文的精力来经营。从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到二〇一五年十二月，前后稍多于一年，也就谢幕离场了。这个过程中，感谢章星虹的牵线，陈鸾珠与副刊诸位编辑的处理。《舞台亮起》的出版，感谢八方文化创作室编辑何华、冯婉明、张伶、李丽芳、刘馨薇的协助，国家艺术理事会的支持。这本书献给郭庆亮。和庆亮结识于九〇年代初，在电力站、必要剧场、戏剧盒等不同的艺术机构，多年来看他的戏，与他在剧场创作、华艺节节目策划、戏剧史研究与出版等的合作，进而在生活中的思想交流，让我发现灯暗灯亮之间的象征力量，也启发我对剧场和现实互相实践的感受方式。